

宣教应用

来开辟石头地 — 宣道会早期来华宣教之策略



简国基

(建道神学院道基督教研究硕士学生)

引言

在宣道会百周年的纪念培灵会上，滕近辉牧师祈祷说：「主呀！求你帮助我们持守这属灵的遗产。」。^[1] 宣道会的遗产不单是神学理念上，也在生命和历史事实上。想到百多年前一班满腔热血的西教士来到我们华人的国土，为的是叫我们中国人得闻福音，实在令笔者肃然起敬。因此身为宣道会会友，笔者盼望在这专文中，讨论宣道会早期在中国所采用的宣教理念和策略。最后，更希望找出今代华人信徒如何应用这些「宣道」精神和智能在 21 世纪的宣教事工上。效法先贤，在「白日」为主多作工。本文将会探讨宣道会在 1945 年之前于全中国的工作。历史资料主要来自宣道会总会或会友的历史记录、宣教士传记和少量宣教史家的评论。

1. 宣道会的历史背景

上帝在 1726 年后，为美洲殖民地预备了两次属灵「大觉醒」，这对以后的海外差传事工带来很大的影响。到了 1917 年，宣教已成为美国教会「热门」和「正统」的事工。^[2] 受到当时的复兴气氛和福音布道领袖的影响，宣信博士 (A. B. Simpson, 1843-1919) 强烈意识到神爱世上所有的人。^[3] 因此，他认为「使未信者跟耶稣建立个人关系」绝对是教会的首要目的。^[4] 1881 年，宣信辞去优薪厚职的贵族教会牧职，并开展平民福音工作，以行动实践他的领受。

[5]

1887 年，基督徒同盟会 (Christian Alliance) 成立，以聚集有心志宣教的信徒作交流团契。^[6] 同年，福音宣道联盟 (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 也相继成立，致力于北美本地和国外布道宣教工作。^[7] 1897 年，宣信 合并了两个机构，创办了一个福音志愿组织，意译为「基督徒与宣教士同盟」(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便是今日的「宣道会」)。^[8] 当时宣道会的宪法记载了两个重要的组织特质：第一，这会乃非宗派的，是特别注重传福音给未听闻福音的人；第二，这会须致力从事传遍福音于世界最被忽略的地方。^[9] 虽然宣道会跟中国内地会非常相似，但是小小的宣道会却从未局限工作在一个国家之内。

[10]

请留心，宣信 原意是成立一个协助众教会和信徒实践大使命、分工合作的跨宗派组织。^[11] 虽然后来因事工需要关系，最终成为今天公认的宗派——「宣道会」。因此，我们应称早期宣道会的事工是一个推动海外和本土福音工作的跨宗派宣教运动。^[12]

2. 来华异象之孕育、推动与执行

宣道会来华不但是福音需要的关系，更因为宣信 在 1878 年领受传福音给中国人的特别「异象」。^[13] 虽然宣信 一生也未有成为中国人的宣教士，但是他却成为这异象的推动者。^[14] 透过聚会、宣教杂志和宣教学院，宣信 把四重福音和世界的福音需要传播出去。^[15]

卡斯迪 (William Cassidy) 医生是其中一位受感动的信徒。在纽约宣道会宣教学院(即今日之奈亚神学院)完成训练后，卡医生随即在 1887 年尾乘船到中国传道。^[16] 在船上他为了争取机会跟底下阶层的中国人接触，不幸染上天花。次

年，于日本横滨病逝，成为宣道会第一位殉道的宣教士。^[17]虽然，卡医生未曾踏足中国土地，但是他却打开了宣道会来华的第一页。而且，收拾丧偶心情后的卡师母更于同年再临中国，成为首批到达中土的宣道会宣教士，承继卡医生之遗愿。^[18]另外，很多人也被他们感人的事迹所激励，而加入了艰辛的中国福音工作。

最初，宣教士以华中安徽芜湖为基地，发展各方事工和训练新来的宣教士。后来经过考虑，宣道会曾多次把资源转换到「福音未得之地」。^[19]教会史家来德里（Latourette）对早期宣道会在华的工作有以下的评语：

「十年后，宣道会的代表已在安徽、湖北、湖南、甘肃的藏区边缘、山西、蒙古、广西、北京、上海及天津出现。除了安徽和最后三个城市外，其余都是宣教工作最难开展的。虽然前已有最少三个差会尝试，宣道会大抵是第一个能在广西建立永久根据地的更正教差会。」^[20]

虽然宣道会在华的工作没有数字上的惊喜，但是这种石头地的开拓精神却令人敬佩。难怪来德里也称赞早期宣道会宣教士为「坚贞笃信之士，勇敢无畏，彻底舍己」。^[21]

3. 宣道会之属灵内功心法

四重福音的强调—信息之源

在宣信所作的诗歌中，他宣称惟独耶稣是「我们的信息」。他指出基督是拯救之主、我们成圣之主、医治之主和我们等候再来之主。^[22]这四重福音不是福音的全部，而是今日基督徒所遗忘的。^[23]而且，这不单单是神学的反省，也是宣信自己的亲身经历，再加上他对基督再来的盼望：

「二十七年前，我在暗中摸索，灰心绝望有十月之久，有一天我从那黑暗的河流出来，单单接受耶稣相信祂为我个人的救主，我就得救重

生了。大约十二年前，我进入更深的经历里面，又接受耶稣相信祂使我成圣，作我的圣洁。多年来我传扬耶稣，事奉祂，仰望祂。四年前祂指示我说，祂的旨意乃是作我完全的救主，救我灵魂，医我身体，作我医生」^[24]

当然很多基督徒也赞同基督是拯救和再来之主，但是宣信对成圣和神医的看法却带来不少的批评。^[25]对宣信来说，「成圣」是从神获得的，人唯一能做的只是完全甘心奉献与神。^[26]「成圣」不是指任何一样外显的恩赐，而是完全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27]对于「神医」，他相信这是基督「代替我们的软弱」。人要肯定基督能医治疾病，正如祂能赦罪一样。^[28]他所指的是人与「医治之主」作真正的接触，而且顺服在祂的主权之下的关系。^[29]因此，宣教士在工场行使神医和神迹奇事绝对是主同工的作为，因为他是我们身心灵「全备的耶稣基督」。^[30]但是最后，我们要记得宣信提醒我们，宣道会「不是教导特别的神学」，而是要「高举耶稣基督，一切在基督里，基督乃一切的一切」。^[31]基督自己才是「四重福音」的重点。

圣灵工作的强调—能力之源

宣道会前身组织的指引中，强调圣灵在宣教工作上的引导和主权。^[32]而宣信在《上面来的能力》一书中，更把新约书卷中每一个圣灵的教导作出详细的研究。并且，他建议信徒应学效主基督等候「上面来的能力」，用圣灵的能力去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33]为了让人正确地了解这「能力」，他再指出「圣灵有能力，而你有圣灵」，祂同在的时候我们便「获得并保持这能力」。^[34]人不能为满足自己而寻得这能力，而是为了完成主所托付的事工。^[35]换言之，这就是与圣灵这位能力赐予者合作无间的关系。

福音传遍、迎主再来—动力之源

宣信接受记者访问时，曾指出他深信当福音传遍天下时，基督便会再来（太二十

四 14)。^[36]因此，信徒可以用福音工作加速主的再来，并准备迎接荣耀的君王。^[37]信徒若盼望「主再来」，就应负起将福音带到所有国家的责任，让每个人也有机会听闻并接受救恩。^[38]再加上他的前千禧年观，令他要求信徒惊醒，并尽力「传扬福音」而准备迎接救主的速速再来。^[39]这种观念促使早期宣道会的工作多以直接宣讲基督为主，而不重视以社会服务为福音桥梁的方法。并且，这份迫切感也引发海外宣教事工上的急速发展，尤其是在被忽略的群体之中。^[40]

虽然，以上讨论的理念的确衍生出宣道会特有的宣教策略。但是宣信一再提醒我们，宣道会的主要使命并不是「宣传特别的道理」，而是「救人的灵魂，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41]这种「实干式」的事奉态度，当然也是宣道会遗产之一！

4.宣道会来华两位关键人物

宣信博士—异象推广者

每当人想起宣道会，便想起宣信博士。正如上文所述，他深深地影响和指引宣道会的神学、事工、组织和其它各方面事工的开展和发展。宣信的讲道极其出色，并以火热有力见称。^[42]甚至慕迪先生也说：「每逢我心灵里感觉需要力量的时候，我就找出时间去听宣信博士讲道」。^[43]更有人称他「把宣教士工作讲得最动听的第一个人」。^[44]另一方面，宣信也深明白文字工作能有效地唤醒信徒响应宣教的呼声。因此，他编写了七十多本书、三百首诗歌和编辑多本宣教杂志。^[45]宣道会的理念和事工需要就是透过这一位有属灵魅力的推广者，渐渐被各教会信徒所认识，甚至支持和参与。

此外，来德里认为早期在纽约福音会幕堂（Gospel Tabernacle）的事奉已经证明宣信是位一流的组织人才。^[46]从他组成宣道会、多方宣传推广、成立宣教训练学校和组织各地宣教事工等功绩来看，这称誉的确是没有夸大。^[47]虽然

宣信终身也没有成为长期宣教士，但神却用他影响了不少的人。他忠心地在后方策划事工，并鼓励了许多信徒响应这世界宣教的需要。

翟辅民牧师 — 差传政治家

林证耶牧师称翟辅民牧师（R.A. Jaffray, 1873-1945）是「和宣信博士同一个铜模铸出来的器材」。^[48]二十岁时，出生富裕家庭的翟氏受到宣信的影响献身事主，并于宣道会宣教士学院受训。^[49]从此他承继了「四重福音」的真理和对拯救灵魂的迫切、务实态度。^[50]1897年，翟氏被宣道会差到华南广西，开始了他四十七年在远东的宣教事奉生涯。^[51]

翟氏为人有量度，处事机警，并富有外交天份和能言善辩之才。^[52]先后在越南和峇厘的开荒，他就是运用口才和智慧，打开了这两个福音禁区的大门。^[53]翟氏有独到眼光和办事精明等政治家风范，使他被人称为「差传政治家」。^[54]除宣教工作外，翟氏一生致力于神学教育和文字工作。他曾先后两次出任梧州圣经学校的校长。^[55]而且，他创办宣道书局，并于1913年开始亲自编撰《圣经报》造就华人教牧及信徒。^[56]

谦和的翟氏也是一位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才和容人之量的领袖。^[57]宣道会能落实教会的实权交付华人，切实执行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目标，是始于翟氏。^[58]他尊重华人教会自立的权利，力排众议，盼望尽早授予华人主导的角色，并愿意陪同协助。^[59]于1928年，五十五岁的翟氏更鼓励华人投身宣教，成立差传组织。^[60]他坚拒担任领导角色，并以「三顾草芦」之法让贤给王载牧师。^[61]

翟氏曾坦白说过「与其要我坐在写字间里发号施令，倒不如让我跑到前方为多抢救灵魂作点事」。^[62]这绝对不是空话，事实上翟氏经常亲自到乡村作布道

工作，^[63] 并且事奉时每每出钱出力。^[64] 他顾念未得之民，而且深爱中国人。翟氏曾深情地说「若是神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做中国人。我现在是英国人，那不是我的错，乃是神的旨意」。^[65] 可能正因为这份从基督而来的爱，他一生也用心栽培中国人，愿意成为华人的真正「宣教伙伴」。

4. 宣道会早期在华宣教策略

以下笔者会尝试从历史中整理出宣道会头五十多年在华使用过的主要策略，并加以讨论。最后，笔者会就当时的情况和形势，对整体策略作出简单评估。

征兵练兵策略——呼召天国精兵

宣信相信本土的福音工作是宣教的准备，但当然海外有着很大的需要是不容置疑的。^[66] 宣道会的运动在北美吸引了不同教会中的「精英」、「有心人」参与。^[67] 1892 年，宣信亲自到中国广州视察，并看见这省份内的福音需要。于是返美后，立即竭力呼吁召集一百位宣教士。其中先后回应的有李富枝牧师夫妇、翟辅民牧师、高乐弼医生、霍济群牧师与陈法言牧师等。^[68] 他们都是爱神、爱中国人之辈，并且是自愿接受征召入伍的「天国精兵」。所以面对早期开荒的艰巨工作也能勇敢无惧，而且竭尽所能。另外，宣道会也在纽约设立了一所宣教学院以训练这班基督传教士，让他们能在世界未得之民中开展福音工作。^[69] 并且，西教士来华后他们也需要接受中国工场的训练。^[70]

未得之地策略——开辟石头地

宣道会在华的工作遵循了宣信的教导，多对准「被忽视的」和「别人未有工作的」未得之地。^[71] 梁家麟牧师对宣道会早期工作有以下的评估：

「若是已有相当数目的其它差会在这地区工作，宣道会便不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为了贯彻向未得之地传教的理想，愈偏远的地区、对福音的反应愈差的社群，便愈是他们立志驻足发展的地

方，……」^[72]

事实上，宣道会进入了多个未有宣教工作的离岸省份，尤其是在 1900 年义和团之乱之前。^[73] 宣道会对工场的取舍是因应福音传到与否为主要考虑，而不是当地对福音的反应，更不是谈果效。例如，在甘肃的藏人、回民福音工作的开展。^[74] 1896 年在广西梧州的艰苦开荒工作。^[75] 1922 年秋天，宣道会经过工场探讨后进入未闻福音的安徽南部山区。1923 年为湖南、湖北和四川贵州内十二个县内的未得之民开办了三个基址。^[76] 这些都只是点滴的事例而已。那份不断开荒、为未得之地迫切的态度正是宣道会打正旗号的「开辟石头地精神」。

基地重点转移策略—重点发展

最初，宣道会以华中长江沿岸的安徽芜湖为根据地，并用作传教总部。^[77] 宣信前往华中视察后，决意以比较内陆的湖北武昌为跳板，藉以发展佛教区域湖南并藏区之工作。^[78] 1910 年，总部正式迁至武昌，并且传教士专注发展广西、山西与内蒙的工作。^[79] 1921 年李保罗牧师（Paul Radar）视察后，决定将宣教重点再转到贵州四川边界的川黔区。^[80] 以一个成立不久的小差会来说，资源有效地被运用是相当重要的。因此，在开发未得之地的大前提下，宣道会算是成功地把资源聚焦于急需福音的地区上。当然，转移必定带来原先工场的亏损。但是从有更多华人得闻福音的角度看，这绝对是值得的。

谷仓策略—建立教会

早期宣道会教士多以巡回布道、派单张及卖福音小册为开荒布道之法。^[81] 同时透过巡回各地，宣教士更可搜集当地资料加以分析，用来评定以后进一步的宣教工作或设立福音据点的可行性。^[82] 翟牧师本人也喜欢作露天布道。藉以讲解真理和唱诗歌，并同时以卖福音书和分发单张作布道工具。到了时机成熟之时，他便协助信徒成立布道所或福音堂。以后，再加以栽培造就，直到成立教会。

^[83]就如农夫把收成放到谷仓，林安国牧师称它为「谷仓策略」。^[84]

妇女动员策略—迎合妇女事工

1888年，三位美国女士踏足中国，成为宣道会第一批真正来到中土的宣教士。^[85] 跟据宣道总会的资料，直到1890年宣道会三分一的海外工人都是女性。^[86] 其中必定包括如高乐弼夫人一样的，受到宣信激励而投身宣教的女性。^[87] 妇女在宣道会动运中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当时守旧的中国社会中，女教士和女信徒成为接触中国妇女的重要福音媒介。^[88] 再者，因当时仍然存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令女孩子苦无出路。因此，西教士开设的女院校吸引了不少中国女子就读，成为了福音的接触点。^[89] 而且透过女圣经学院，本土有潜质的女信徒更可成为女教士有力的好「战友」。^[90]

文字传媒策略—协助信息扩散

宣信本人是一个多产的作家。^[91] 身为《多伦多日报》老板之子的翟牧师，也深明文字工作在宣教上的重要性。因此，1911年他在梧州创立了宣道书局，以印刷出版单张、小册子、属灵书籍供应省内宣教和教会工作的需要。^[92] 其中，1913年创刊的《圣经报》造就了许多在中国及海外华人教牧及信徒，使他们得到合适的属灵喂养。^[93] 这报刊以教导圣经知识和对外宣传福音为主。^[94] 宣道书局多年来更出版了不同的中文属灵书籍，造就了各方的信徒，对中国的弟兄姊妹影响深远。^[95] 尤其因时局关系，西教士需要撤走之时，《圣经报》仍能以文字培育华人教牧同工，叫他们心得激励。^[96] 而且书局也印刷福音挂图及书画，以作信徒传道之用。^[97] 以后，文字工作也成为翟牧师惯用的宣教工具。^[98] 另外，早期的宣道会武昌堂设有福音阅览室，吸引了不少大学生等有识之士，成为向他们传福音的踏脚石。^[99]

培训策略—做就本土信徒

卡师母等宣教士来华不久便购置房屋作训练本地信徒之用。^[100] 1899年，高乐

邝医生在广西梧州创办了建道圣经书院（即今日在港的建道神学院），这是宣道会在美国外第一间工场内的圣经学校。^[101] 1902 年，建道女院创立，成为当时广西省第一所西式女子学校。^[102] 这时书院除教授圣经科外，也设有其它普通学科。^[103] 1899 年，高医生又成立武昌圣经学院。^[104] 因应早期宣道会的资源问题，神学教育成为栽培本土初信者，训练传道助手的重要前线「练兵基地」。^[105] 事实上，这些简单的圣经学院历年来造就了很多华人，也培育出不少布道员、售书员、传道人，甚至华人教会领袖。^[106] 梁牧师指宣道会在华「大抵是最快开办神学院的差会」。^[107]

虽然宣道会主要鼓励直接布道方式，但因应工场的实际情况，办学也是容许的。例如，华中区有不少的据点也以办学为舒缓仇洋的情绪，制造与未信家长和学生接触的机会。^[108] 1927 年，翟牧师等又发起了一个每年一次的省港培灵会，以造福华南教会大众。^[109] 再加上《圣经报》的文字工作，令宣道会对华人的造就广泛渗透至不同的信徒阶层中。

移交策略 — 帮助本地人接棒

宣信曾提出一个重要的宣教原则：差会和宣教士是负责传福音，但组织和管理教会是由当地人民和宣教士一同决定。^[110] 当时不断开荒，资源有限的宣道会，也贯彻始终地在中国推行本色化和自治、自养、自传的目标。^[111] 1925 年的反教运动风潮，迫使西教士暂时撤离。1927 年，华牧们发表自立宣言，并组成广西宣道会华人联合会。^[112] 其后，各地华联合会也相继成立。^[113] 从此西教士便由「老板」地位，变为顾问角色，直到教会自立转交华会为止。而且，差会也作出研究和相应安排，以帮助华人教会达成自立的最终目标。^[114] 当然，三自之策有其利弊。但是此策的确使差会能抽出资源，以便发展别的未得之地。^[115] 而且，「三自」确保教会早日能有华人带领，减低信徒对差会和西教士经济上和牧养上的依赖，也为华人领袖塑造了将来主导在华宣道会的机会。

宣教移交策略——教他们也作宣教士

1929年，在翟牧师的竭力推动下，中国第一个海外宣教组织「中华国外布道团」正式成立。^[116]翟氏坚信这是华人的差传组织，必须由中国信徒为领导。因此，他愿意再三邀请王载牧师为主席，而自己退居副主席兼司库，扮演帮助者的角色。^[117]领受「天上异象」的翟氏，他力劝王牧师亲临南洋视察。^[118]翟氏也鼓励了多位华人领袖到南洋感受当地的福音需要。^[119]使这新事工也成为众华人同工的共同「异象」，而不只是他一人的心意。时次前往考察的经费，更多是翟牧师的私人积蓄和李保罗会长的奉献。^[120]以后，布道团经费主要由华人信徒所负担。对翟牧师来说，他不但要把中国教会的钥匙交付华人，他更要培养华人跟西教士一起在宣教的路上并驾齐驱。

其它策略

另外，从史料中我们还可找到其它策略，例如罗腓力牧师所言之「认同之策」和「差会合作」^[121]、林安国牧师的「三刀之策」^[122]、「工场导向」和「祈祷」之策等。^[123]

5.小结及检讨

总括来说，早期宣道会在华贯彻了创会时的精神。策略主要以开荒和寻找未得之民为导向。^[124]而且，宣道会也着重对本土信徒的栽培。实行对教会内外兼顾的方法，使教会早日自立，信徒健壮。另外，西方同工也愿意华人早日成为世界宣教工作上的合作伙伴，而不单单为受惠者。

中国是宣道会成立不久时开发的宣教工场。^[125]因此，在人力物力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奢望他们的宣教策略非常完备。^[126]再者，宣道会以不断开荒为使命，每每工作有所收成时便把人力物力转投到更有福音需要之地，把成果转托他

人。而且，往往在不熟识的陌生地，遇到不明理的中国人仇视地对待。^[127]在这艰难的日子中，宣道会的确成功地在中国打开了一片天，开垦了当时一块一块福音的硬土。

5. 真理回应

耶稣的心意、保罗的心志

因为「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太二十四 14），所以宣道会奋力准备迎接这位再来的君王。这份对基督再来的盼望，的确令早期宣道会在华人宣教工作上比一般差会积极进取。而且，他们也同时抱着「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现成的事夸口」（林后十 16）的「保罗心志」。因此，宣道会常强调与其它差会互相合作，而不是「同行如敌」。他们明白主耶稣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三 9）。为此，宣道会愿意不吝一切进入未得之地，促使每一个中国人也有听闻福音的机会。

同工关系的建立

保罗写信给腓立比信徒时，称他们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腓 1:5）。刚成立不久的宣道会来到中国，也相信华人是可以和他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因此，宣道会很早已力求培育本土信徒参与布道工作。这种从传福音信主到成为宣教同工的渐进式培训方法，其实保罗在他的宣教工场中早已采用，而且相当奏效。

6. 应用及反省—「宣道」精神在 21 世纪之应用

生生不息的宣教策略—传讲与培育并重

笔者从宣道会在华早期的宣教事工中发现了一个秘诀，就是主基督升天前颁谕「传」与「教」的循环策略，叫信徒及教会有「生生不息」的果效。^[128]一小

群的宣教士能作的不多。但是如果能动员已信主的当地人起来造就带领教会，甚至成为宣教士，事工便可藉以加增及延续。因此，宣教士在用心「传」之余，也不能忽略用心「教—栽种培育」之重要。

不自私的动机 — 差传工作纯正动机的再思

在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讲求效率、果效，很多时候也忽视了委身和牺牲。可能用现代的眼光看，我们不能认同早期宣道会常浪费资源在没有理想果效的地方。但是宣道会众先贤在这份「开辟石头地」伟大宣教工程中，处处不为自己留下伟绩的纯正事奉态度，实在值得我们效法。而且，「石头地」的开发绝不是要证明自己的能力，而是因为爱未得之民的心，为爱主耶稣显现。这种价值观是属天上的，而不是世界的人所能明白和接受的。

未完成的使命 — 华人接棒继续开辟石头地

宣道会西教士已经为华人付出了代价，过去为我们打开了中国福音的门。现在，世界还有不少的地方或群体未闻耶稣爱的福音。在今个世代，我们这些受了恩惠的华人基督徒又如何回应世界未得之地的呼声呢？惟愿我们背起十字架，步「开辟石头地」的宣道心志，接过这宣教的棒，还我们欠众先贤来华宣教传福音的债。

参考书目：

1. Anderson, Gerald H. ed. *Mission legacies: biographical studies of leaders of the modern missionary movement*. N.Y. : Orbis Books, 1994.
2. Bosch, David J. 着《更新变化的宣教: 宣教神学的典范变迁》。台北：华神，1996。
3. 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Taipei: Ch'eng-wen, 1966.
4. MacGillivray, 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79.

5. Niklaus, Robert L., John S. Sawin, Samuel J. Stoesz. *All for Jesus : God at work in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cover one hundred years*. Camp Hill, Pa.: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86.
6. Wan, Yee-chong (温以壮博士). *"History of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Partnerships in China and Hong Kong."* Dr. of Missiology, Portland: Western Seminary, 2002.
7. 罗腓力。《宣道与中华:宣道会早期在华宣教史略》。香港:宣道, 1997。
8. 宣信。《先贤之信:四重福音》。香港:宣道, 1987。
9. 宣信。《能力的浇灌》。香港:宣道, 1977。
10. 刘福群着;李世勋,王珊译。《十架与冠冕》。香港:宣道书局, 1979。
11. 朱秀莲,邢福增编着。《我们的荐书:建道神学院梧州期校友见证集》。香港:建道神学院, 1999。
12. 梁家麟。《华人宣道会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1998。
13. 梁家麟。《建道神学院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学院, 1999。
14. 梁家麟。《福临中华》。香港:天道, 1992(1988)。
15.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 1987。
16. 汤普信着,陆忠信译。《宣信行述》。香港:宣道, 1954。
17. 何统雄编辑。《生命圣诗》。香港:宣道, 1986。
18. 林证耶。《翟辅民传》。香港:宣道, 1981。
19. 林证耶。《蓬岛辟荒记:华人印度尼西亚宣教先锋的故事》。香港:宣道, 1998。
20. 陈润棠。《华人教会新突破:中华国外布道团:华人宣教先锋南洋拓荒史》。香港: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 1999。
21. 禩嘉路德。《宣教披荆斩棘史》。美国:中信, 2001。
22. 林安国。《智者策:宣教策略基本认识十三课》。美国:华人福音普传会, 1999。

网上资源:

1. Annual Reports of the C&MA, 1888-1916, from
<<http://www.cmalliance.org/whoweare/archives/reports.jsp>>.
2. CMA, “1888 Yearbook of The Christian Alliance” , 1888, from
< http://www.cmalliance.org/whoweare/archives/pdfs/annual_reports/1888_Yearbook_of_The_Christian_Alliance.pdf >
3. CMA, “The Story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 1990, from
<http://www.cmalliance.org/whoweare/archives/pdfs/miscellaneous/story_cma.pdf>.
4. CMA, “The Gospel in All Lands, 1880-1881” , from
< http://www.cmalliance.org/whoweare/archives/gospel_lands.jsp>.
5. David John Smith, “Albert Benjamin Simpson: An Integrated Spirituality with Christ as the Centre” , 1998, from <http://online.auc-nuc.ca/alliancestudies/dsmith/djs_spirituality.html>.
6. Simpson, A.B. “The Gift of Tongues” ,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Weekly, Issue 8, pp98-99, 1892, from
<http://www.cmalliance.org/whoweare/archives/images/nienkirchen_4.pdf >.
7. Simpson, A.B. “The Work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 Alliance Weekly, Issue 46, pp107-109, 1916, from <
http://www.cmalliance.org/whoweare/archives/pdfs/nienkirchen/nienkirchen_3.pdf >
.
8. Pardington, G.P., “Twenty-five Wonderful Years (1889-1914): A Popular Sketch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 1914, from <
http://www.cmalliance.org/whoweare/archives/pdfs/miscellaneous/25yrs_pardington.pdf>.
9. T.V. Thomas with Ken Draper, “A.B. Simpson and World Evangelization” , from
< http://online.auc-nuc.ca/alliancestudies/ahtreadings/ahtr_s72.html>.
10. 温以壮博士：〈宣教大将翟辅民〉（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2005年7月创刊号:宣教应用）；下载自
<http://www.globalmissiology.org/chinese/f2/index.html>(下载日期：2005/11/13)。
11. 彭佩诗：〈华人宣教先锋号—中华国外布道团〉（环球华人宣教学期

刊，2005年7月创刊号:宣教应用)；下载自

<<http://www.globalmissiology.org/chinese/f2/index.html> (下载日期：2005/11/13)。

12. 宣道会香港区联会<http://www.cmacuhk.org.hk/>

13. 《圣经报·文摘》<http://www.bible-magazine.net/>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四期，2006。

^[1] 宣信，《先贤之信：四重福音》，(香港：宣道，1987)，页 88-89: 附录记载了滕近辉牧师一篇名为「宣道会的双重属灵遗产」的讲道。

^[2] David J. Bosch, 《更新变化的宣教》，(台北：华神，1996)，页 369-375。

^[3] David John Smith, “Albert Benjamin Simpson: An Integrated Spirituality with Christ as the Centre”, 1998: David said “Simpson was impacted by hug campaigns of gospel evangelism, influenced by people such as Major Daniel W. Whittle (1840-1901) and Dwight L. Moody (1837-1899) who preached a message that the love of God expressed for all humanity is in Jesus Christ”; G.P. Pardington, “Twenty-five Wonderful Years (1889-1914): A Popular Sketch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14, p13-17: Pardington 认为宣信受到 Evangelistic Movement, Holiness Movement, Divine Healing Movement, Great Missionary Awakening 和 Crowning Spiritual Movement 所影响; 汤普信，《宣信行述》，(香港：宣道，1954)，页 97: 宣信也受到威廉约翰的生平影响。

^[4] David John Smith: , “Albert Benjamin Simpson: An Integrated Spirituality with Christ as the Centre”, Simpson viewed evangelism as one of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church: “to bring those who were without Jesus Christ into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him”; 汤普信，《宣信行述》，页 82: 宣信说他理想的教会是「无论富贵贫贱，各色人等都可相信主耶稣，一同坐在福音幕中，唱诗歌颂父神，屈膝敬拜祂。此种教会注重自立，自传自养专向未听福音者作工，……对于原有的教会彬彬有礼，互不侵犯，彼此顾，分工合作。」

^[5] 罗腓力，《宣道与中华》，(香港：宣道, 1997)，页 34; 也可参 汤普信，《宣信行述》，页 73-77。

^[6] CMA, “1888 Yearbook of The Christian Alliance”, 1888, p49, p53: 这里清楚写明 The Christian Alliance 的目的为传递四重福音、让神的儿女经验主的全备、连结

信徒团契和为信徒、世界福音需要并主再来互相代祷；另外，当时的 The Missionary Alliance 的目标则为带着福音去到万国，尤其是贫困未得之民。

- [7] 裨嘉路德，《宣教披荆斩棘史》，(美国：中信，2001)，页 277。
- [8] 罗腓力，《宣道与中华》，页 34。
- [9] 汤普信，《宣信行述》，页 108-109: 1887 年宣道会原则及宪法的记载(首两项)。
- [10]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Taipei: Ch'eng-wen, 1966), p. 399; Latourette said “Unlike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however, they (CMA) did not confine their efforts to one country”.
- [11] 同上，页 107-108; 宣信一再强调信徒不需要离开他们原本的教会，加入宣道会的工作。而宣道会是要「联合信仰纯正的各教会中大多数的信徒，一同交通，一同见证，……」。
- [12] Gerald H. Anderson, *Mission legacies: biographical studies of leaders of the modern missionary movement*, (N.Y. : Orbis Books, 1994), p39; Gerald E. McGraw 称宣道会为“An interdenominational movement to promote overseas and homeland missions.”他同时也指出“As the society grew and organization became inevitable, it finally accepted denominational status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fter Simpson’s death”; Robert L. Niklaus, *All for Jesus : God at work in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over one hundred years*, (Camp Hill, Pa.: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86), p53, p133; Simpson 原先期望它是一个“undenominational evangelistic movement”, p53 .
- [13] 请参考 汤普信，《宣信行述》，页 98-99 和 罗腓力，页 34。
- [14] 罗腓力，《宣道与中华》，页 35: 但宣信曾来华视察。而第一次为 1892 年。
- [15] Robert L. Niklaus, *All for Jesus*, p58-59, p82-83: 当时，宣信出版了两本宣教杂志透，名为“The Gospel in All Lands”和“The Word, The Work and The World”，p58; 纽约宣教士训练学院（即今之奈亚神学院）在 1883 年成立, p59; 宣信以不同的聚会做就信徒, p82-83。
- [16] 罗腓力，《宣道与中华》，页 35-36。
- [17] Robert L. Niklaus, *All for Jesus*, p78.
- [18] 罗腓力，《宣道与中华》，页 36、40: 卡师母开展了华中的拓荒工作。
- [19] 梁家麟，《华人宣道会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1998)，页 12-14。
- [20]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399: 参考 梁家麟，《建道神学院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学院, 1999)，页 14 之中文引述。

- [21] 同上, p399.
- [22] 何统雄编, 《生命圣诗》, (香港:宣道, 1986), 页 118-119, 86 首:“Jesus Only”「惟独耶稣」;对「四重福音」, David John Smith 提醒它们是有次序的“In salvation, the believer was first brought into union with Christ, with sanctification the believer entered the "second union" with him; for physical healing, the believer's union with Christ provided access to Christ's healing life; and with Christ's return the believer would enter the final and perfect union with God. Each element of the four-fold gospel was an expression of the believer's intimate spiritual union with Christ, on earth or in heaven”。
- [23] 宣信, 《先贤之信:四重福音》, 页 7: 序言中法德的提醒。
- [24] 汤普信, 《宣信行述》, 页 54: 宣信在英国时述说他一生的三个转机。
- [25] 同上, 页 114-115: 宣信的前同工麦肯施先生相信「宣信博士如果他不传神医的真理, 他能得更好的机会, 也有更多的听众。但是,他总要忠心传扬神交托给他的真理; 他不管任何代价, 总要实行.....」。
- [26] 宣信, 《先贤之信:四重福音》, 页 24-25。
- [27] David John Smith, “Albert Benjamin Simpson: An Integrated Spirituality with Christ as the Centre”: David point out that “Simspon’s view of sanctification was neither sin-centered nor spiritual gift-centered, neither holiness-centered nor power-centered, but fully Christ-centered”.
- [28] 宣信, 《先贤之信:四重福音》, 页 35-36: 而且事实上, 宣信从不排除医药的实际作用;而「神医」也不是单出于信心, 而是神这位「医治之主」自己。
- [29] 同上, 页 38-39。
- [30] 同上, 页 91: 滕牧师引西方教会的惯用语“The All-Sufficiency of Christ”。
- [31] 汤普信, 《宣信行述》, 页 110; 同上, 页 50-51: 因此, 宣信相信基督再来是「整个福音的高潮」, 是教会「最大的盼望」。因为, 基督比真理更重要; Gerald H. Anderson, p39-40: 作者讨论宣信以基督为中心的宣教信息。
- [32] Robert L. Niklaus, *All for Jesus*, p84: 这是当时 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 的指示守则第一条。“The Alliance emphasizes the special agency and superintendency of the Holy Ghost in the work of missions, seeking only for wholly consecrated missionaries and holding the work under the constant direction of the Spirit of God”.
- [33] 宣信, 《能力的浇灌》, (香港:宣道, 1977), 页 7: 《能力的浇灌》是滕牧师把两册《上面来的能力》合并, 并改名再版。

- [34] 同上，页 78。
- [35] 同上，页 79-80。
- [36] Robert L. Niklaus, *All for Jesus*, p73; 汤普信，页 93。
- [37] Robert L. Niklaus, *All for Jesus*, p73: Mission is “the Lord’s own appointed way of hastening His speedy coming”.
- [38] 宣信，《先贤之信：四重福音》，页 55。
- [39] 同上，页 63。
- [40] 裨嘉路德，《宣教披荆斩棘史》，页 277; Gerald H. Anderson, p40-41.
- [41] 汤普信，《宣信行述》，页 110-111: 宣信指出「宣道会的最主要使命，并非宣传特别的道理，乃是救人的灵魂，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许多未有教会的地方，许多被忽视的地方，宣道会必须负责尽心竭力把福音传遍，这是本会最主要的工作与目标啊！」。
- [42] 裨嘉路德，页 274; 汤普信，《宣信行述》，页 31, 34 和 40: 宣信曾被称为「那位年青有口才的牧师」。
- [43] 宣信，《能力的浇灌》，序: 是滕牧师的引述。
- [44] 汤普信，《宣信行述》，页 101: 耶佛大学的教授裨博士说：「我们不要忘记宣信博士乃开荒布道事业的发起人，他是把教士工作讲得最动听的第一个人，这话在宣信身上是最合式的」。
- [45] Gerald H. Anderson, *Mission legacies*, p43; 汤普信，页 126-130。
- [46]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399.
- [47] Gerald H. Anderson, *Mission legacies*, p42-43.
- [48] 林证耶，《翟辅民传》，(香港：宣道，1981)，页 125-126: 林氏也称他为宣信两位得意弟子的其中一位。无论在人生际遇上和属灵阅历和工作阅历上也有不少相同之处。汤普信，页 11, 16; 陈润棠，《华人教会新突破》，(香港：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1999)，页 126-127。他们巧合地一样是加拿大的苏格兰人，出身长老会; 汤普信，《宣信行述》，页 21; 林证耶，《翟辅民传》，页 26-27, 126: 他们也是小时体弱多病。
- [49] 林证耶，《翟辅民传》，页 29-30。
- [50] 同上，页 127-128: 在开辟南洋工场时，他曾说：「这也阻拦，那也阻拦，结果惟有弄得一事无成，正是如此，不知有多少灵魂给你们丢下阴间去了」; 他也深信神医和主快来的真理。
- [51] 同上，页 37, 97。

- [52] 同上, 页 94: 他也曾说服一船长聘请为船上「第四位职员」以乘船到荷印, 页 76。
- [53] 同上, 页 95: 当时翟氏以游击战略, 着「向华人传福音」为借口, 与荷印巴里政府几经交涉。后来政府见多有巴里人信主, 责难翟氏。他辩说: 「直到今日, 我们没有违反过自己的诺言。我们只有向华侨传福音, 可是土人自己要相信, 我们怎能阻拦他们呢?」。
- [54] 同上, 页 94: 林氏称他为「宗教政治家」; 罗腓力, 《宣道与中华》, 页 184: 作者认为翟氏「做事有周全办法, 眼光独到」, 而且「能使华人主动开发差传工作」, 「全无怨言」。所以作者称他为「差传政治家」(Missionary Statesman)。
- [55] 温以壮, 〈宣教大将翟辅民〉,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 2005年7月创刊号: 宣教应用〉: 梧州圣经学校即今建道神学院。翟氏为第二任校长(1902-1904), 后于1912至1917年再次出掌校政。
- [56] 同上; 林证耶, 《翟辅民传》, 页 44-45。
- [57] 林证耶, 《翟辅民传》, 页 89-94。
- [58] 罗腓力, 《宣道与中华》, 页 45, 196。
- [59] 林证耶, 《翟辅民传》, 页 49-50: 在翟氏支持下「华联会」成立。对翟氏来说, 华人教会「自立」不一定要在能「自养」之前提下。
- [60] 罗腓力, 《宣道与中华》, 页 187: 这机构是1928年成立的「中华国外布道团」。
- [61] 林证耶, 《翟辅民传》, 页 92; 刘福群, 《十架与冠冕》, (香港: 宣道书局, 1979), 页 69: 翟氏认为王载博士最适合出任华人宣教组织的领导人。
- [62] 林证耶, 《翟辅民传》, 页 86: 另外, 他也幽默地说: 「我不愿意从宣教士降级到宣道会的副会长去」。
- [63] 同上, 页 47-48: 翟氏此时身仕宣道会华南总会监督。
- [64] 罗腓力, 《宣道与中华》, 页 187, 191 为例: 翟氏资助「布道团」到南洋考察的经费; 捐出遗产予广西宣道会。
- [65] 陈润棠, 《华人教会新突破》, 页 126。其实, 翟氏乃苏格兰裔加拿大人。梁家麟, 《建道神学院百年史》, (香港: 建道神学院, 1999), 页 22。
- [66] T.V. Thomas, "A.B. Simpson and World Evangelization": Thomas said "Simpson believed that preparation for mission begins at home and the evangelization begins in the heat of each Christian." and "For Simpson, home missions and foreign missions were part of the same work--calling a people to Christ. However, he believed that the

greatest need for aggressive missionary action lay overseas and that the Bride of Christ was to be truly international. As a result, the Alliance has, from the beginning, stressed overseas missions”.

[67] Robert L. Niklaus, *All for Jesus*, p75: 宣信称当时的 Christian Alliance 是 “to embrace Evangelical Christians of every name” and “its members will be found to be the most earnest, faithful and spiritually minded people in various evangelical churches,…”.

[68] 梁家麟, 《建道神学院百年史》, (香港:建道神学院, 1999), 页 15: 李富枝 (Clarence H. Reeves) 牧师夫妇; 刘福群, 《十架与冠冕》, 页 40-41: 先后前往广西的加拿大人包括翟辅民牧师、高乐弼(Dr. Robert Hall Glover) 医生夫妇、霍济群 (Rev. Alvin Field) 牧师与陈法言(Rev. Walter Oldfield) 牧师。

[69] Robert L. Niklaus, *All for Jesus*, p58-59: 1883 年 Missionary Training College 成立, 而当中的课程是为 “to give the students a thorough instruction in the Word of God, and practical and experimental training in the various forms of evangelist and Christian work; beside such other theological and literary studies as are included in liberal course of education”.

[70] 梁家麟, 《华人宣道会百年史》, 页 12: 工场训练和半年华语学习。

[71] Gerald H. Anderson, *Mission legacies*, p41-42.

[72] 梁家麟, 《建道神学院百年史》, 页 14-15。

[73]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584.

[74] 罗腓力, 《宣道与中华》, 页 204-205、208-209。

[75] 同上, 页 109-111。

[76] 同上, 页 46。

[77] 梁家麟, 《华人宣道会百年史》, 页 12。

[78] 同上, 页 13: 罗腓力, 《宣道与中华》, 页 84-85。

[79] 梁家麟, 《华人宣道会百年史》, 页 13。

[80] 同上, 页 14。

[81] 罗腓力, 《宣道与中华》, 页 42, 45; 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79), p356.

[82] 同上, 页 106、228: 如李牧师为例。

[83] 林证耶, 《翟辅民传》, 页 47-48。

- [84] 林安国, 《智者策》, (美国: 华人福音普传会, 1999), 页 37。
- [85] 罗腓力, 《宣道与中华》, 页 40: 她们是卡师母、冯教士和莫教士。
- [86] Robert L. Niklaus, *All for Jesus*, p86.
- [87] 刘福群, 《十架与冠冕》, 页 40。
- [88] 罗腓力, 《宣道与中华》, 页 42-43、122、125 等。
- [89] 同上, 页 44。
- [90] 同上, 页 43。
- [91] 汤普信, 《宣信行述》, 页 125-130。
- [92] 罗腓力, 《宣道与中华》, 页 112-113、132 等。
- [93] 同上, 页 66、132-135、195-196; 也可参考 林证耶, 《翟辅民传》, 页 44-45。
- [94] 林证耶, 《翟辅民传》, 页 44-46。
- [95] 罗腓力, 《宣道与中华》, 页 134-135 等。
- [96] 同上, 页 185-186。
- [97] 同上, 页 73、135。
- [98] 林证耶, 《翟辅民传》, 页 47。
- [99] 罗腓力, 《宣道与中华》, 页 64、231。
- [100] 同上, 页 40。
- [101] 同上, 页 35。
- [102] 梁家麟, 《建道神学院百年史》, 页 23。
- [103] 朱秀莲, 《我们的荐书》, (香港: 建道神学院, 1999), 页 118-119: 科目包括尚教修身、古文、地理、中外史、格物、子书、算学等。
- [104] 梁家麟, 《建道神学院百年史》, 页 18; 罗腓力, 《宣道与中华》, 页 209: 另外, 宣道会还有其它圣经学院, 如一九零八年成立的临洮圣经学院。
- [105] 梁家麟, 《建道神学院百年史》, 页 19。
- [106] 罗腓力, 《宣道与中华》, 页 67、117、209。
- [107] 梁家麟, 《建道神学院百年史》, 页 15。
- [108] 同上, 页 43-44。
- [109] 梁家麟, 《华人宣道会百年史》, 页 67。
- [110] 梁家麟, 《华人宣道会百年史》, 页 13: 参考梁氏转述 *The World, the Word and the Would* 册内宣信的话。
- [111] 罗腓力, 《宣道与中华》, 页 45。
- [112] 梁家麟, 《华人宣道会百年史》, 页 44-45。

- [113] 同上, 页 14; 罗腓力, 《宣道与中华》, 页 201、210、231 等。
- [114] 罗腓力, 《宣道与中华》, 页 47: 例如, 在津贴上的安排。
- [115] 同上, 页 181、185。
- [116] 陈润棠, 《华人教会新突破》, 页 132。
- [117] 同上, 页 137-138; 罗腓力, 《宣道与中华》, 页 186-187。
- [118] 林证耶, 《蓬岛辟荒记》, (香港: 宣道, 1998), 页 61-63。
- [119] 罗腓力, 《宣道与中华》, 页 186。
- [120] 同上, 页 187。
- [121] 同上, 页 41: 溶入、尊重当地文化; 页 65。
- [122] 林安国, 《智者策》, 页 28: 指宣讲、服事、能力(神迹奇事); 罗腓力, 《宣道与中华》, 页 119。
- [123] 但因专文篇幅所限, 不予讨论。
- [124] 也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工作。
- [125] 罗腓力, 《宣道与中华》, 页 34-35: 宣道会在 1887 年成立, 而第一位来华宣教士是同年出发到中国的。
- [126] 梁家麟, 《建道神学院百年史》, 页 15: 1919 年, 宣道会在中国的六个省份有二十五个传教基地, 平均每个基地只分配的四个传教士。
- [127] Wan, Yee-chong, “*History of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Partnerships in China and Hong Kong*”, (Portland: Western Seminary, 2002), p56: He said “The most serious persecution by the Chinese people against Alliance missionaries in Kwangsi came during the anti-foreign movement that coincided with the rise of the warlords between 1922 and 1927”; 他也引述翟辅民报告中的话 “Since the Boxer Movement of 1900, China has not seen anything like the present storm that is sweeping over her whole land”;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399.
- [128] 温以壮。〈大使命经文中的模式与策略〉。《差传导论讲义》。建道神学院, 2005, 页 4。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四期, 2006。